

我心目中的十字架

——思考是种享受

赵鑫珊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京出版社

我心目中的 十字架

——思考是种享受

赵鑫珊 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心目中的十字架：思考是种享受 / 赵鑫珊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ISBN 7-200-06390-8

I. 我…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29279 号

我心目中的十字架

——思考是种享受

WO XINMU ZHONG DE SHI ZI JIA

赵鑫珊 著

出版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新华书店

印装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16

印张 13.125

印数 1-8 000

书号 ISBN 7-200-06390-8/I·944

定价 28.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思考也是一种享受，
而且还是一种最广大、最深沉和最自由的享受。
谁也不能剥夺我这份崇高、纯粹、干净的享受。
当年的“文革”也不能，那时我被关在“牛棚”，因为我
从阶级队伍中被清理出来。

——题记，2004年9月于
卢森堡一家临街露天咖啡屋



这是卢森堡一家临街咖啡屋。
我坐在这里，一来歇歇脚，二来把一大堆感觉印象记在《旅欧日记》本上。《我心目中的十字架——思考是种享受》一书的提纲便是这样一点一滴列出来的。

献 辞

谨以此书献给好学、深思、明辨的青年一代读者！

人需要一个个结实的惊叹号来滋养。

从一些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事物中见出、听出一个惊叹号来，

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学智慧。

没有惊叹号的人生是枯井无波、死水一潭的人生。

这种人生即便有 90 岁的寿命也不值得一过。

惊叹号越多，越大，越重，生命质量也越高。

其实，初恋和失恋便是两个大大的、重重的惊叹号！！

你能忘却？



欧洲古老教堂尖顶上的十字架。

路过这里，我总是习惯仰头看看它，观照它，琢磨它。

从一开始，我就背离了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符号，自有我的理解。渐渐地，日积月累，便形成了“我心目中的十字架”，同教堂十字架完全是两码事。于是才有了读者手中这本书。可以说，这也是1988~2004年我四次造访欧洲的一大收获。我感悟到太阳底下有新事。

目录

CONTENTS



1 本书的缘起——序

【第一章】

9 笛卡儿直角坐标

17 命运

32 理性和感情

34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37 黑与白

68 钢筋和混凝土

70 骨骼和肌肉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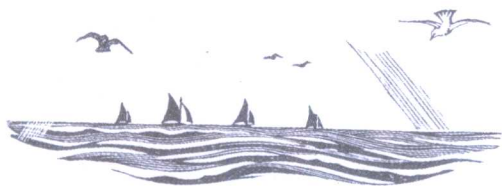
74 钢琴和乐队

79 势能和动能

81 红灯和绿灯

82 限制和自由

93 原因和结果



114 入世和出世

117 慢节奏和快节奏

【第三章】

126 两重人格：我和俺

【第四章】

160 自然律和道德律

【第五章】

180 男人和女人

185 身与心

187 时间和空间

201 我敬畏，故我在——结语



本书的缘起

——序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

自1988年我首次访问欧洲以来，至今总共有过四次出访，对我的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非常有益。

在诸多深刻印象，教堂、墓地的十字架是其中一个。我知道，它是基督教信仰的符号。在西方文明之旅的历史进程中，大约有七个符号最重要：

1. 西文字母 A,B,C……

2. 十字架

3. 阿拉伯数字，0,1,2,3……（据说最早是从印度和阿拉伯传入欧洲，后经欧洲学者加工、完善，最后才定型）电话、手机号都是它。当然远不止这些。

4. 古希腊建筑柱式语言

5. 笛卡儿直角坐标系

6. 微积分符号：

7. 乐谱记号：



如果拿掉这七种符号，西方文明大厦顿时便会轰隆一下坍塌，不复存在。

也正是这七种符号把东西方文明明显地区别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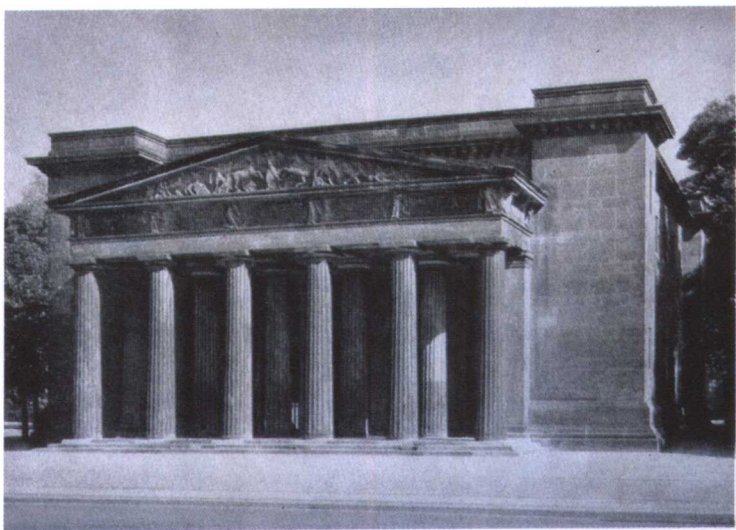
西文26个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也是代表西方文明的两个重要符号系统



古希腊神庙和它的柱式。

后来，这类柱式便成了西方建筑风格一个有代表性的符号。

16~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扩张，开辟了广大殖民地，并把西方文明带到了那里。其中最醒目的两个标记或符号便是十字架和古希腊柱式建筑语言。



柏林一座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古希腊柱，辛克尔，1816~1818年。

这种柱式成了西方文明一个重要符号。今天的欧洲城市若是没有这种柱式的古典建筑，便觉得没有历史的厚重感，没有文化底蕴，市民会抬不起头来，为自己所生活的这座浅薄的城市没有教养而脸红。

在欧洲城乡，我经常到处漫游，闲逛。教堂是绕不过去的。有教堂，必有高高尖顶上的十字架耸立。遇上天高云淡，或有团乌云久久停留在十字架的上空，这时恰好又有几只点碎夕阳天的乱鸦掠过教堂屋顶，我便会抬头看着那个无言的十字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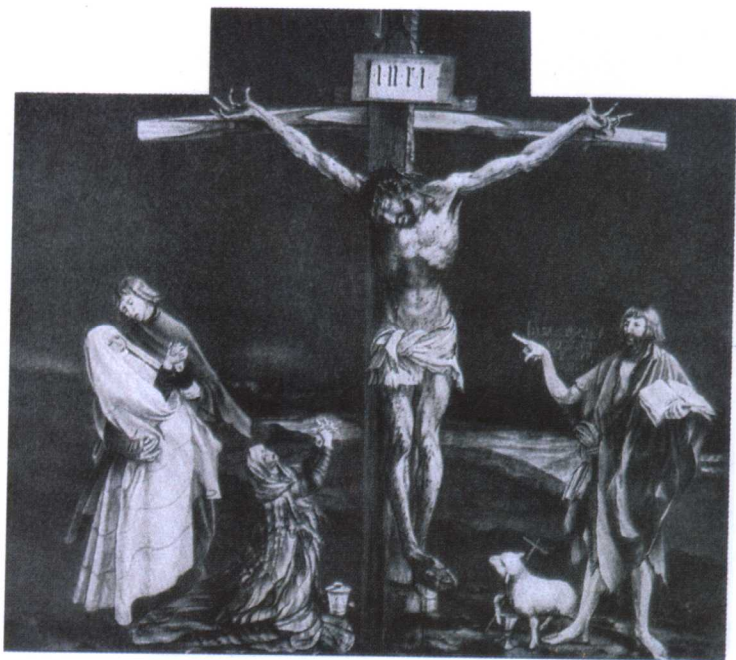
若是正好碰上教堂在缓缓悠悠地敲响起钟声，我便会情不自禁地坠入沉思状态：

“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汉代，贾谊《过秦论》）

渐渐地，日积月累，即形成了“我心目中的十字架”。

每每有点滴体认和领悟，便写在随身带的《旅欧日记》本上（至今已有三册）。

按我的理解，十字架是由纵轴、横轴垂直交叉而成的一个笛卡儿直角坐



《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1511年，尼特哈特。

十字架原为古罗马帝国的残酷刑具。基督教相信，耶稣为了替世人赎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故尊十字架为信仰标志。

今天，我只是把这个符号接过来，成为我手中的一张网，试图囊括人生世界纷然杂陈的万千现象，使之秩序井然，便于我们理解。

标系。

宇宙时间(纵轴)和空间(横轴)是我心目中的第一个十字架。这是原(元)十字架,大十字架。其他的所有十字架都是从它派生出来的。

其他的十字架计有:男女、善恶、战争与和平、静和动、东方和西方、电与磁、微分和积分、命和运、个人与社会、脑和手、自然律和道德律、对称和不对称……

其实十字架是个特大的“空筐”,我把许多事物经过梳理、归类之后都放了进去,还填不满,永远也填不满!

所谓科学、艺术和哲学的创造性无非是用非同寻常的方式(或法则)将普通的信息(事物)整合成一个有机体的过程,该有机体又叫秩序。

于是便有了读者手中这部书稿——它是诸多学科交叉的集合。

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有过“十字架”这个观念,只是到了嘴边,没有说出来,没有用“十字架”这个说法一语道破。

“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传》)

在中国哲学中,阴(纵轴)和阳(横轴)交叉是最高、最古老、最伟大,也是最普遍存在的一个十字架。

“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吕氏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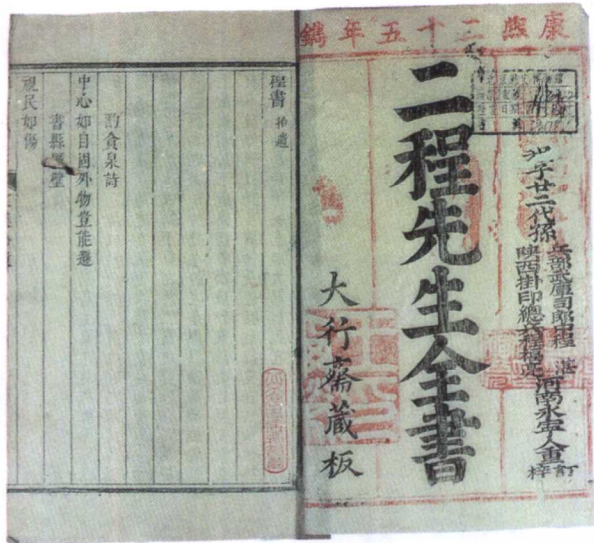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庄子》)

意谓:能够明白自然大道之理,又明白人的种种作为,便达到了认识的极至。

这里提出了人类认识自身和大自然的一个十字架,文理两科交叉。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

意谓:生与死是不可避免的命中注定;它好像昼夜不停地运行,是自然规律。



《二程先生全书》，宋代程颢(程明道)、程颐(程伊川)著。

这里，生和死交叉又是一个十字架。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庄子》）

祸福交叉是人生一个怎么也挣脱不掉的十字架结构。

十字架即笛卡儿直角坐标，祸为纵坐标，福为横坐标。

宋代哲人程伊川（1033~1107年）已经领悟到了（只是没有直接使用“十字架”这种说法）人生世界对立统一的构成：

“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语录十五）

“盛则便有衰，昼则便有夜，往则便有来。”

程明道（即程伊川的兄长）也说：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语录十一）

程明道说没有安排，其实全是造物主（大自然上帝）一双无形的手的巧妙安排，精心安排。

“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语录十一）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很形象描述了哲人灵感闪烁，领悟了人生世界



河南伊川二程祠庙。兄弟俩均为宋代著名理学家，其学说被称之为“洛学”。

我把这张图片放在这里，是为了表明“我心目中的十字架”的学术渊源之一——洛学。这叫“先生滴水之恩，学生涌泉相报”。

构成大法的狂喜。的确，思考是种享受。

可见，隐隐约约有个“十字架”像条红线，贯穿了整个一部中国哲学史，令我惊讶，深思：

是人生世界原就有这个十字架结构，抑或是人的思维能力把这个十字架赋予了人生世界？人是“十字架”的制定者吗？

最近几年，我有了这方面的一些体认和感悟，心中也有手舞之、足蹈之的喜悦，所以才决定借来“十字架”这个简易、醒目的符号外壳或空筐为我所用，并将它作一详尽展开，深入推广，并赋予它时代丰富、结实的内容和戏剧性色彩——这便是我的“推之其远乎”。

2004年9月，秋高气爽的一天下午，我在波恩附近的莱茵河岸边散步。在一棵大树底下，我看到地上散落一些干枯的树枝，我突然灵感一闪，捡起两根如大拇指粗细的枝条，带回德国书房，自己动手做成一个小十字架。于是便有了上海浦东书房挂在墙壁上的这个具有空筐结构的符号，最后引出了这部书稿的构思和写作。

在我手中，十字架是个大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渔夫撒下这网，是哲学性质的潇洒走一回。

从表面看，是我写十字架。实质上是十字架塑造我，拔高我，给予我“浩然之气”：

“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明代，吕坤）

我明知达不到，但可以努力，努力走近目标。

努力总是可以的吧？

谁也不能阻拦一个人朝纯正目标去努力。上帝也不能！

上帝暗中鼓励我去猜测他建造、构筑世界的总方针和最高法则。

写到这里，我真想抱头痛哭一场：

人生世界为什么总是呈十字架结构？比如有聚必有散，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有来必有去……

为什么会有“天地合而万物生，阳阴接而变化起”？（荀子）

哦，没有回答。因为那是上帝的绝密。

正如中国古代哲人所说：“至道绝言。”

2005年5月4日深夜两点



这是我在德国莱茵河地区乡村、我的朋友米歇尔屋子里的一张床。我特别偏爱斜屋顶底下的建筑空间,尤其爱听9月的落叶动秋声。这时候,我便会动情,再次追问“时间空间”这个十字架结构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因为1993年我也是睡这张床。相隔11年,我又回到这里,能不感慨万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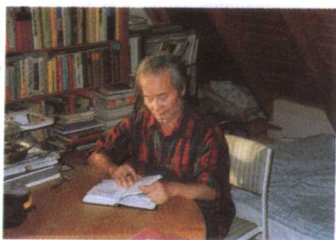
德国邻居说我老了不少,原先是黑发,现在是白发。从黑到白,是时间准确的度量吗?

我在德国斜屋顶下书房兼卧室读书和写日记的情景。

屋里的藏书约有1000本,其中一半是米歇尔的父亲遗留下来的。人一死,什么也带不走。

人的一生,匆匆来,匆匆去,活动的舞台不在时空这个十字架之外。每个人都被钉在这个无处不在的十字架上。人死后,还跟时空这个十字架有关联吗?

我的有关死亡的定义是:死亡就是摆脱了这个十字架。人活着就是人同时空十字架发生种种关联的一连串的故事:何时,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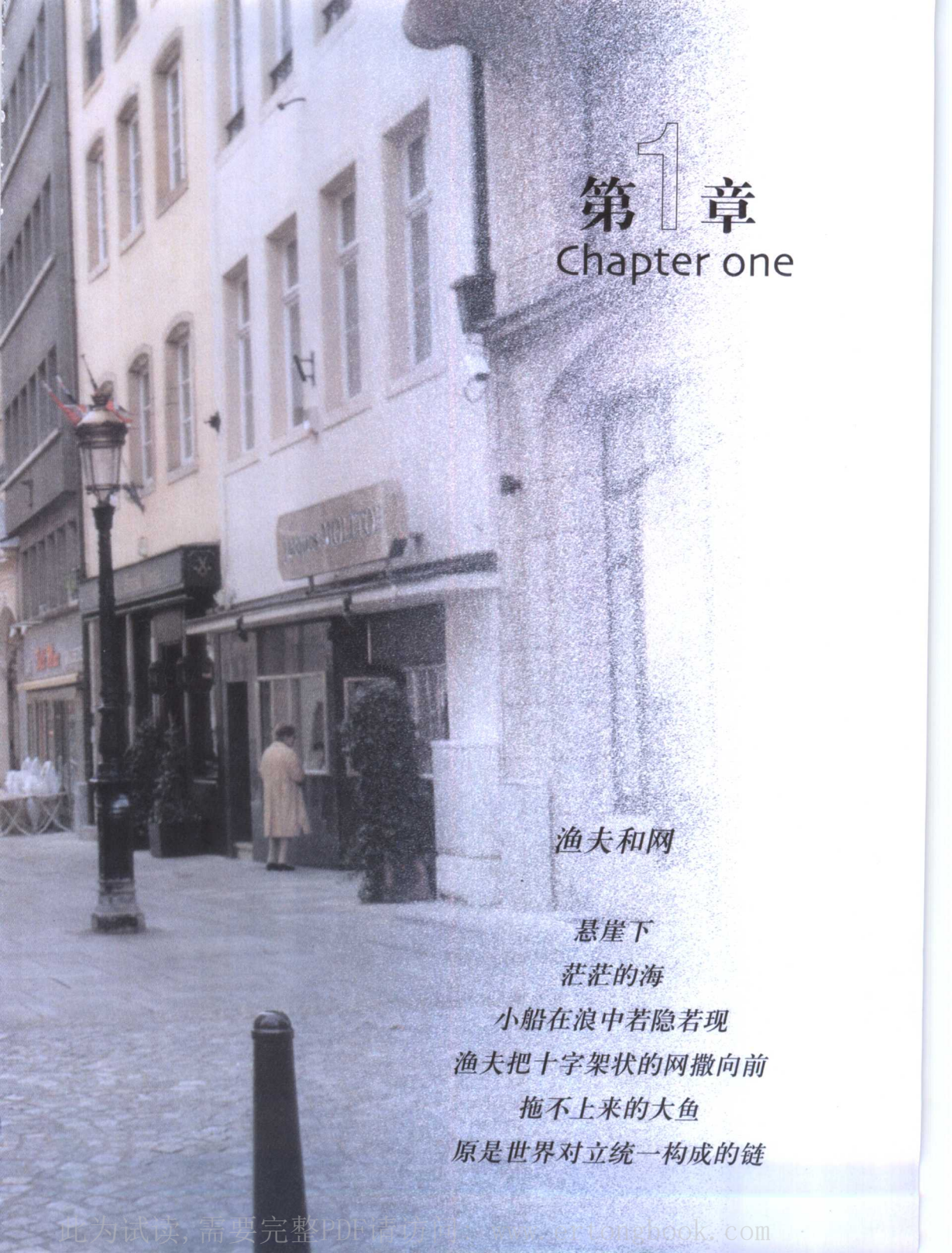
这是我在上海浦东十字架书房(仅10平方米)写作的情景,2004年11月8日。

右手墙壁上方的小小十字架是我自己动手用两根枯树枝制成的,材料是我从德国莱茵河岸边捡来的。

十字架于我既是一个艺术标记,更是一个哲学(世界哲学)符号。它像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日夜都在拓展、拔高我的胸襟、志气和灵魂状态。

于是我决心把这个符号,这个象征,写成一本书。





第1章

Chapter one

渔夫和网

悬崖下

茫茫的海

小船在浪中若隐若现

渔夫把十字架状的网撒向前

拖不上来的大鱼

原是世界对立统一构成的链